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東園文集卷八至十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范　衷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助教臣胡予襄

謄録貢生臣張丹崑

東園文集卷八

明　鄭紀　撰

序

送王憖學提學山西序

予初觀河南癸卯賢書見憖學姓名魁多士而未嘗識其人也丁未予同考春闈合諸經得天下解魁十餘人憖學預焉既撤簾憖學偕門下士晉見禮度甚偉似有

諸中者之所形然後信其擅高名之不虚也是年予被
命提學兩浙懋學以例歸滎不相接者四五年矣嚮予
自國學改南都懋學適來主南户事始間得相見叩其
底裏盖於書少有不讀讀必融會貫通窮極理趣不為
尋章摘句之學其論談又能援引古今成敗證以時事
得失有處天下事確然不可拔之勢其所著述高古典
則有左傳西漢風命意立論多發先輩之所未發者皆
可施於政治事為之實非無用之空談也其志學不間

晝夜寒暑聞士大夫家有未見之書必力求一覽期必得而後已在官署公牘未収書卷已先展矣往往坐是成疾亦不廢去歲監儲鳳陽猶假予儀禮通解以行後以病侵務煩上牒求告時予轉户部正喜得其朝夕繼見以資老拙懋學已家食矣無何天官卿聞其學適山西提學僉憲缺員上其名補之命下懋學偶亦勿樂遂促裝以行山西薦紳南都者徵文為贈諫垣李崇嶽以屬於予夫古之仕者幼學壯行始終一理壯而達之事

業幼而窮之時固已全備但時之至舉此而措之耳無待他求也故三代而上咎夔稷契伊傅周召之事業卓乎其不可及三代而下董汲魏張韓范富歐之徒亦庶幾焉葢有本者如是也近世學者習為科舉文字并其家庭灑掃應對昏定晨省之禮目不及見自旦達暮手不停披悉皆藻繪時文惟欲求媚主司之心目而已父兄之所責望師友之所引披已身之所期待止此而已間有談及孝弟忠信禮義廉恥之事則羣聚而非詆之

不以為安則以為愚至無與立談者嗚呼是果孰安而孰愚耶或謂時制以文取士無恠其然矣予以國朝提學勑諭先德行而後文藝敦實行而戒浮華茍天下提學之官皆能欽遵聖諭而行務使生徒躬行孝弟實德潤身則積中發外出詞吐氣自爾精純通暢科目亦在其中入仕之時舉而措之咎夔伊周事業将不在於古人矣此盖懋學已試之成驗於行申以贈之

送俞良佐清戎西蜀序

三代而上寓兵於農比閭族黨之民即伍兩卒旅之師三時務農一時講武人皆土著一有調用不持衣粮自衛身家故有効死之樂而無逃亡之患漢唐以後寓農於兵有禁兵廂兵之名有畿兵州兵之號土著變為更番然初募之時猶以二十而兵六十而罷民無常兵之勞無事之日則兵散于府將歸於朝國無養兵之患勞逸得均聚散有期故甘數年之辛勤免一家之騷擾近世以來籍農為兵兵民一裂不可復合戈甲一具祖孫

流傳程途萬里妻子啼號有死之往無生之還故鬼名
徇法朝解夕亡此國家之大政非臣下之敢議也但舉
清理一端論之國朝自洪武九年有抽丁有杂籍有問
發錯綜行伍犬牙相制近者數百里遠者數千里土著
之兵十無一二鄉井離析水土異宜故死病相籍逃亡
接踵此清理之官既分之司府又督之憲臺無非欲分
辯尺籍查究埋没之意近年司馬又以清出分數為陞
降之例用是督者貪功閫𣶏之間幾激嘯聚之變嗚呼

其可悲也哉弘治辛酉南京江西道監察御史俞君良佐奉勅四川清理軍政便道歸省臺僚諸君闔餞都門之外徵予言以壯行色予以臺職克舉甚難世人於此不貪功則廢職不損兵則害民非問學之疏通操履之堅定與家教之淵源殆不能良佐游泮時予在兩浙試桐士屢居槩首未幾遂領鄉薦上南宫對大廷若探囊物然初拜山東長清令守法近民政平訟理被召憲臺風紀肅然其父葵軒公由天順甲申進士拜監察御史

巡按真定西江激濁揚清深得憲體以詿誤左遷澧州判轉茶陵守令六安鄖陽在在有聲謝事卒于家夫良佐以如是之學問如是之操履如是之家聲持憲節以往西蜀職益張而功益顯兵不迷而民不擾可不卜而知然予於良佐愛之深於其所涖之事復憂之切故因其行也不得不盡言以規之於是乎書

送陳孔彰僉憲西蜀序

天道化生萬物必賴乎人力以收功不然天亦一物而

已開闢之初人皆巢居鮮食與禽獸無異羲農堯舜數大聖人者出為繼天立極之君任參贊範圍之責又有禹稷諸臣為之輔佐九州一壑禹平治之稷教稼穡實因以成功是三代之民得以粒食者禹之賜也至秦廢井田開阡陌溝洫之制為之蕩然故民窮盜起二世遂亡夫智者行其所無事不與水爭勢也不與水爭地也不與水爭利也爭勢則激爭地則壅爭利則分三者皆智者之所無而小智之所有故民不三代也宜矣西漢

以來論水利者李冰稱首文翁次之李穿二江于成都沃野千里號為陸海文穿煎諓口溉繁田人獲其利二江煎諓皆蜀地也不知今蜀之利視李文之日何如大抵水性就下平則易壅險則易激激則易分天下之水惟蜀最為險激而易於分者然分之害莫甚於碾磑碾磑之利莫横於强宗國朝於蜀初無水官今之設者亦未數年蓋用是而有覺也吾鄉部署之賢曰陳孔彰者由進士歷主事員外郎今擢僉憲于蜀則捧璽勑而往者

才三人焉孔彰閩之宦族國初以來翰林臺諫代不乏人則家庭累世之化既有以立其本監京儲而出納精權關稅而宿弊革則部署又有以發其用今移是於蜀碌碌之分强宗之横不必言矣近者四方多壘京儲屢耗予方欲建議于朝請以元都燕時虞翰林所進築隄捍水募民耕種之説行於京城東南之漫地倘得小試豈能舍吾孔彰而他求耶孔彰行矣予日望之

送張希皐僉憲山西序

士君子於天下之事無一不當知亦無一不當為而職業所攸繫者尤當致力焉國朝法古建官設按察司以肅外司之僚屬廉庶官之臧否而黜陟之是蓋古之監司其職任可謂重矣弘治丙辰山西按察司僉事缺員天官卿以南京刑部員外郎張君希臯補之制可南都薦紳與其有鄉好者徵文為贈予以山西古冀州之地東北抵宣府為天朝之北門西北抵沙漠為虜廷之南戶葢天下之大保障也其屬為府者三為州者五為衛

者二十餘守禦諸所不與焉是又天下精兵健馬之所聚也近者大司馬論奏以京軍之疲戰馬之耗兵器之敝訓練之弛通行兩京堂上官區處夫古者寓兵於農三時務農一時講武廬井之伍即行陣之師器械車馬皆出於田兵無久戍之苦農無遠餉之勞此策之上也漢趙充國之罷兵屯田棗祗之募民許下諸葛亮之分屯渭濱以逸待勞以飽待飢策之中也近世雖有屯田之名而無給邊之實邊塞膏腴皆為權力所有墩臺更

番又與操耒以耕粟米之利悉入私門兵士不免預鬻草料以充誅求潛質鎧甲以共衣食平時既已疲弊不支臨戰豈能奮勇以克敵耶此則所謂無策也然今之土地皆監司之轄屬兵民皆監司之統馭其巨奸宿蠹皆其所當廉劾者希皐往僉其事應諮於僚長者諮之應聞於上者聞之應寘于法者寘之其職業所當致力者孰有大於是焉希皐承父祭政公家學之傳以書經魁解京闈歷官秋曹綽有能聲是職之舉固有餘力然

予於希臯之行則深有望焉於是乎書

送郭總兵鎮守廣西序

固國不可以不備邊而備邊莫先於選將選之之道大要有三閥閲以觀其世講韜畧以觀其智識履歴以觀其練習如是則臨陣不怯料敵有術應變有素若曹武穆使嗢厮囉聞名以手加額契丹使疾趨不敢仰視郭令公由武舉為節度使單騎見虜吐蕃夜引兵而去趙充國起羽林歴事武昭宣擊匈奴先零罕开七十餘城

以全取勝是也漕運叅將郭君某鎮守淮安之七年為弘治壬子廣西副總兵缺員上勑廷臣議補大司馬馬公薦君累經戰陣堪任重寄平江伯陳公薦君才識老成謀猷出衆少宰張公薦君履歷年深練達有加上合衆章勑君以都指揮同知充副總兵鎮守廣西道經南都大總兵魏國公君婣友也徵予言為贈君廬之合肥人高祖從太祖高皇帝起兵淮甸陞指揮使父襲祖職歷陞中軍都督府同知掛征西前將軍印君襲陞都指

揮僉事是即武穆之閥閱也成化庚寅試中兵部陞署都指揮同知是得令公之韜畧也君昔為指揮使時征口外西夏兩廣為都指揮同知時掌十二團營尋奉勅總督淮揚蘇松海道再奉勅叅將漕運鎮守淮安又三年奉勅督運賑蜀亦嘗有充國之履歷也司馬以任重薦平江以才猷薦少宰以練達薦者皆不為虛譽而邊將茲選可謂得人矣雖然予聞古人命將天子跪而推轂曰閫外之事將軍自制故政令歸一而功易立近世

邊疆兵柄操以中貴故舉措掣肘而事難行君玆行其
亦慮及於此乎然天下未有正而不勝誠而不動者中
貴亦人耳彼之侵漁我以廉潔彼之躁擾我以鎮定彼
之驕悍我以謙恭以我之誠破彼之僞以我之正攻彼
之邪譽望以弭之容色以消之論議以轉移之積之歲
月則彼將歸吾掌握之內而不自知矣夫何慮焉苟不
能盡誠於己而復掣肘於人非子之所知也於是乎書

送十三弟廷秀司教貴池序

易序卦傳曰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故受之以屯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彖曰童蒙求我是師道之具於易也書曰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又曰作之君作之師是師道之見於書也故上古聖神繼天立極於是有司徒之官典樂之職小學則教以洒掃應對進退之節大學則教以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惟欲全其天之所付以克肖乎天而已孔孟既歿師道隱微坑于秦黄老于漢蛙鳴蟬噪於宋晉梁陳之閒師道之不絶者

一綫耳隋唐以來有河汾之高第昌黎之師說而師道
漸始復明吾祖莊露淑三先生倡道南湖實相後先至
于有宋若濂洛關閩之淵源泰山湖蘇之教法而師道
又大明於世吾莆學者雖宗宋儒實南湖之啟發也朱
晦菴嘗云莆陽惟有鄭夾漈讀得天下八分書夾漈即
南湖之孫子也逮入國朝法古制治以人材為先君師
養蒙之道復還今日於是天下府州縣俱建學立師以
養之其勅諭提督學校之官必先德行而後文藝吾莆

文物遂甲天下其任師儒之職南湖孫子殆居其半廷秀南湖淑公裔也少受業於予繼從其伍兄鄉貢進士廷容又與廷容之子今涇縣學訓導大和為家庭師友於師道固已知其大都矣然予少游鄉校時猶習洒掃應對之禮今則易以破承對偶既長遊邑庠猶宿齋會饌尊師處友以修敬長愛親之職今則易以誇耀時文奔走提徑其於古人大小學之功一旦掃地無餘矣予嚮年於兩浙於國學亦嘗以上古聖神國朝時制之法

小試一二言者謂予在浙江貽患於一方在國學貽患於天下是或别有一種道理予未之知也今廷秀分教于池欲行予之小試人或以為貽患於池欲因其破承捷徑之習非惟得罪於先聖且得罪於聖明之世矣廷秀其將所擇焉

送黄太守之程番序

貴州古西南夷羅施鬼國之地元以宣慰司之國初分其地隷雲川湖三省永樂間乃合而省之與雲川湖埒

仍司宣慰以隷之宣慰之屬有八番長官司成化間又陞程番之司而府之以隷于貴以流官易酋長以拜除易承襲盖用夏變夷之漸也開府之初守之者鄧公廷讃鄧滿而代則汪君某時府治粗立形勢未備參錯於盧葦卧龍諸番司之間玀玀犵犵猰形鳥語王化未能卒加土俗未能遽變鄧則因其俗而撫之徼逋召役徐而不疾解紛釋争寛而不猛酒食之餽笑而留之不色拒或因而醉飽之居民有疾給以藥物或親為診視腰

刀負弩不之禁釆山獵獸不之革是鄧之視民如子民之視鄧如父家人父子藹然以終秩故案牘生塵溪硐按堵公去後之思至今不衰汪或懲鄧之疎而約以法矯鄧之縱而齊以威逋役不使愆期曲直必正于法餽不敢行疾不敢告刀弩釆獵不得以自由有公家之法制無民牧之恩情民始不堪起而拒之又得鄧之貴為解圍是鄧因俗以治民而不任以法故民感其德而化汪則任法以治民而不結以恩故民拂其情而變夫豈

民之過哉治民者之過也弘治甲子程畨以缺守聞上
命南京兵部郎中黄君某補之赴任有期代黄而郎者
予鄉友陳君弘載率諸僚徵文為贈夫道有升降政由
俗革程畨始則狃乎陋俗自成化開府至今幾三十年
矣溪硐之間老者已死城郭之内幼者方生死者與土
俗而澌盡幼者逰王化于将來盖漸有易俗之機而未
純者君兹往也一於鄧則恐失之于寛固不可也一於
汪則又失之于嚴其可乎夫程畨既有易俗之機君若

斟酌鄧汪而推誠以感之誘掖其情而轉移于法又何患西南之民而不中國也哉君揚之儀真人先大夫某公以國醫顯官于朝君侍側而登京闈儒道醫術實兩兼焉古人謂治民如治病以君之學術如是於治道也何有是為序以豔其行

送姚懋明守永州序

君子之仕也不患無職業患才不足以共職不患無人患惠不足以及民有才與惠也或掣肘壅滯而不得行

與無均也國朝設官置吏甸圻之外上有藩臬下有郡邑上以臨乎下下以承乎上體統秩如也藩臬之官非不欲惠澤之及民也然位高勢遠事必經郡邑以達郡邑之官皆賢則達之易不幸未必賢也一事之行今日閣于郡明日閣于邑督責愈勤而奉行愈滯欲民實沾其惠也難矣縣令非皆無才可以立事也然位卑而力薄民親而勢䡖凡事必受藩臬之約束而後可行茍能得其信任則設施展布無所不利否則叅駁之摧挫之

繫逮之欲才之得濟其事也亦難矣惟郡守之職則不然其品秩名位上則與藩臬頡頏下則與民庶相接藩臬行部至郡必遇以殊禮事之可否得以堅請而能行之其於閭閻細民有父母之親無門戟之嚴郡守喜怒民得而知小民休戚守得而聞一有善政朝出廳堂暮達四境咫尺之間無敢壅逆然則有藩臬之尊以展其才又有邑令之親以達其惠其惟郡守乎夫邑令所難者惟郡守之所易郡守之所易者又藩臬之所難然則

共郡守之職者當何如其用心耶南京禮部郎中姚懋明吳人也以春秋領辛卯京薦登乙未進士拜水部主事分治臨清滿考以母老請改南京儀部歷今官去年冬簡任永州守鄉之薦紳南都者徵言為贈予以湖南天下大藩也永湖南大郡也懋明之才之惠所施有其地矣始臨清之繁劇今禮曹之幽靜繁劇足以擴其知能幽靜足以養其心術則懋明之才之惠所資又有其本矣然則今日守永當見其易而不見其難也故書之

以為懋明贈

送萬侯之倦遊序

弘治甲寅天官卿簡國學生需銓曹試補縣令宣城萬廷器與簡榜注吾邑時予適奏績于京張榜之日予先陛辭出郭不得與侯遇及還南都侯亦便道過家既而復來謁予因别之任且詢訪政俗甚勤予告之曰吏之治民猶醫之治疾也侯知醫道乎内傷者固其本外感者治其標固本莫善參苓治標莫先薑桂此醫家之律

令東垣仲景所以垂令名於無窮也吾邑有宋盛時文物衣冠八閩稱首國初猶有六十四圖主客户以數萬計永樂已後逋耗極矣宣德間縣令王公爕漸次培植民方蘇息今所存里圖僅得五分之一皆王之遺民也然俗尚侈靡驕惰家無儋石之儲而屋宇服器務求美麗男女婚姻互相誇張子弟耻耕作生徒耻從師春田茂草夏粲生塵用是家家逋負動以千計數科不第一人此内傷之疾然也且以寡弱之良民而夾强大之鄰

敵乘機窺伺吞田索質連綿其巻不陷之以人命則誣之以軍丁吏緣而羅織不竭資產以賠償之不止也兼以郡隸揣差百色誅求凡有催科摧一作十小民一年勤動不足以共一月之費而典田宅鬻子女纍纍相繼此外感之疾然也夫以壯實之夫兼以內外夾攻之證尚無可望其生況羸弱之人乎所喜者去古未遠故家遺俗猶有存者據予耳目所逮而言之張德源之好施陳履素之敦龐林孟光之野朴鄭德安之古澹後生小

子猶能誇頌而向慕之侯茲往也和易以親之懇切以諭之播勤儉之風以節其驕奢之習驅游民使歸田畝誘倦學使就師儒則農有餘粟科不乏人而參苓之功奏矣剛不吐柔不茹刁豪之來禮貌以消之威嚴以鎮之禍可嫁而民不可虐石可下而法不可詘則兇豪斂跡良善安生而薑桂之功收矣就中積習既久薰蒸融液安知張陳林鄭不復見於今日也異時侯裔遷大邦吾邑之民不奉侯以配東湖之祠而歌之以為僊遊東

垣仲景也耶

送廖侯之僊遊序

今上履元之三年春適天下百司朝會之期勑天官卿大式序而簡別之以新治道用是吾莆一守二令皆缺員天官卿既以刑部員外郎王存敬補守遂合天下舉人之在選部者拔之得李某與侯以補二令命下人咸以莆仙之小大為侯欣戚侯獨不介抱予時方被命到京又從而憪解之侯益樂於就職行且有日吾邑舉人

張炫與僕同事南宮者謂予宜有言贈予以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大而天高地下川流山峙小而草木之榮枯羽鱗之飛躍尊而君長卑而民庶親而父兄子弟疎而鄉閭近而家庭遠而蠻貊其分雖殊其理則一貫而無遺其氣則流通而無間各隨吾身之所居與力之所至者為廣狹必處之使各得其所而休戚若樂與吾常相關屬然後謂之仁布衣尚憂天下事况以人民土地為職守者仙為莆陽屬邑唐及五代與他邦齒自宋

天聖以後人物科第遂甲閩中迨至元世漸以零替沐
浴國朝膏澤百有餘年尚未蘇復然人民雖稀而地土
廣饒材木足以供棟宇舟車樵蘇之用泉源足以溉以
漁以漕以榷穀粟足以贍鄰封牧畜足以給賓祭老疾
民易於為生也大家尚廉恥小民畏刑罰賦稅不後期
訟訴田園之外無深情市無爭衙野無攘敚上司送迎
歲無一二官易於為政也雖然邑當興泉之交民多受
敵為地之廣饒也豪右每窺伺而相吞為民之畏法也

究强多羅織而相虢為按部少至也幽抑多不能以自直為税無後期也上司徴科每摩凡此則疾痛疴癢之切身者不能不賴於司牧之仁之也侯廣之增城人由戊子鄉薦登太學作養之深固有以知夫民之當仁聆其論列時事理到識明又不至於昧其所用侯之政民之生予益見其無難矣因書之以為仙民賀

東園文集卷八

東園文集卷九

明 鄭紀 撰

序

釣臺集序

炎祚改符新都易號南陽宗室圖復舊物天造草昧漢之為漢未可知也海内英雄聞風奔附皆欲效勤王討賊尺寸之功以垂竹帛今漢鼎已定延訪幽隱粉飾中

興正抱道君子雲龍魚水相逢之日也先生物色故人
三徵而後至何耶伊之耕莘傅之築巖呂之釣渭時未
嘗無終身之念也一旦幣聘之勤繪圖之肖夢兆之徵
遂翻然而起各成一代之業後世未嘗有非其改節者
今先生雖應聘而起終不為所屈又何歟此無他光武
少與先生遊學其知先生者必深計先生者必熟矣自
莽地皇壬午起兵至漢建武巳丑而後下詔于七八年
之間身跡存殁畧不往來于懷其與抱薪進飯卒然相

遇之殷勤者有間矣豈先生儒腐不足與談兵歟湯以伊為阿衡丁置傳於左右文師吕為尚父光武於先生撫之以咄咄目之以狂奴官之以諫議其處先生也亦褻而易矣豈先生特孤高一節之士於師傅之道或有未聞與不然必先生之知光武者亦深計光武者亦熟又用是之故蚤見預料而不敢以商周諸君待之乎嗚呼先生之自處與光武之處先生者不必深論矣但此集一出不知世之夜行不休奔走權倖之門者讀之以

為何如惜乎出之稍晚也然自今以往亦不為無益焉故書之

豐清敏公遺事序

宋熙寧元祐間黨論方興四明豐公相之由嘉定進士歷太子中允監察御史裏行諫議大夫中司八座居近侍者三十餘年凡君心之邪正朝政之得失與夫相臣之賢否宦官之邪佞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不畏權倖不避譏毀卒以鈎黨中傷除名紀休致林下正考究古今

人物得公之裔孫司訓耘與其子編修熙所藏公遺事一編見示紀再拜而誦讀之其危言峻行謇謇諤諤溢於簡編間凜然猶有生氣然官雖貴顯而家甚貧既歿田僅七十餘畝屋止數間蕭蓬蕭然子孫不能自給二子安常泰常俱先卒皆有二子安常任太學正諸生賻錢二百萬妻于氏恐污夫之清節不受安常已官一子泰常之子未官公先貤郊恩以及之其母以長幼有序亦辭不受願俟後郊蓋大學之道自身而家而國而天

下敘不可紊而功不可闕公之本源澄徹外物不足以累其身故二婦之賢一不受非義之財一不受越次之恩蓋家庭之間薫蒸透徹積中發外不能自已其忠言讜論格君匡國特其緒餘耳豈足為公多耶昔晦菴先生敘公遺事後謂孟軻誦仲尼稱水曰源泉混混不舍晝夜有本者如是正謂此也後世士大夫論列時事擊搏臣僚震動朝野如公者間亦有之至於身家則莫能彷彿其萬一此公之所以允為宋室名臣而後世所以

難也公裔孫父子之間與紀皆有斯文瓜葛故書此以
貽之

劉子賢簡札序

此劉君子賢與予簡札也其字拙其詞未工其記問亦
未甚富予乃萃而為卷者君莆之水南人家貧甚兄弟
四人皆衣食於教授父蚤喪沒瘞于敵母朱孀鞠之稍
有知詳其故遂匍匐敵所覔柩哭至嘔血殞絕而蘇蘇
復絕既冠母命迎相君跪謝曰父在沒土兒天地間一

罪人何以夫人之女毋彊偪不置乃迎歳餘猶異枕席母覺諭之不可日哀哭久而羸削骨立鄉人哀之合錢助葬畢始復常歳大比與同輩赴科場監吏呵逐搜檢法甚峻君嘆曰此豈待賢禮耶遂拂袖歸竟不出居家每日雞鳴而起盥櫛衣冠率諸弟若婦詣母問安旦則侍食每食魚肉醇酒必極豐潔自與家衆鹽虀而已衆時有異志君鎖項自罪不食衆感悟乃釋提學周僉憲聞之召見弟往周先拜之尋餽白金五兩辭曰助養老

母君拜而受之語諸弟曰此爲吾母餽也勿他費日於
常饌之外必加一味以彰人之惠金盡則止初居水南
闤市中不自適乃買地於旁僻先建祠堂梁之朝有跳
躍而來欲攸其地君錯愕不知所云遂屈節詐于前且
曰吾盡萬難之策以安吾先仁人君子其忍敗吾事耶
其人憐而與之成化庚子與予會講雲峒山中踰半載
每晨會揖必胥致誨語以出凡入聖相期待退而讀正
書論正事暮又如之見人一善寢興食息此心未嘗少

忘生平足跡不歩城府達君貴人甚少往還獨與予交最厚予受其矩矱最多觀諸簡札可見也聖學以誠敬為入門踐履為實地若吾子賢者其庶幾者歟予别子賢八千里外一年于兹矣偶閲書笥得此數紙遂表而出之俾朝夕間心目如見而不懈於用力也且用是爲一朝堂之上知林下有此正人士類之中知斯文有此正氣海内閭巷之間後生小子知人生有此正學於世道未必無少補也

鄭氏族譜序

古人作譜所以敬其祖也後世作譜則多誣其祖也如第一代為髙祖則自髙至𤣥以世計之凡九代以年計之幾三百年以人計之生齒繁衍者何啻千數百人苟無以繫屬之為子孫者將相視為塗人矣此譜圖之所以作也譜圖既立則披閲之間彼吾父也吾祖也吾曾若髙也彼吾初從也吾再從也吾三從四從以至於羣族也生則致其養死則致其哀長則慈幼卑則奉尊服

制有重輕禮節有殺隆非敬其祖乎若吾閩之譜其間則有可言者昔光州王潮凡弟克壽以三千衆入閩分處閩越閭審知據閩偏重故鄉但仕籍中有自光州固始來者遂得美官遷且不次故閩人自隋唐以來土著舊姓亦遷就其譜曰自光州固始入閩以希不次之恩且謂昔漢武帝以閩人難服徙其衆於江淮之間遂虛其地至王潮而復有閩非誣其祖乎吾邑樂山之鄭與予同出於周鄭國桓公同一受姓也西晉而亂同一渡

江也露莊淑三公同一入莆也後露公居莆田淑公居
仙遊莊公居興化而鄭氏之入莆者復析為三焉樂山
之鄭則宋元間有仁仲公者因避回寇遂居仙遊蜚山
下今譜則以仁仲公為始遷之祖仁仲生德新德隆德
悟德隆生仙字伯真即號樂山者仙生恭寬信其後子
孫悉見圖系中信之仲子詔賜七品散官凰請予敘于
篇端予以吾鄭先世譜敘此譜載之詳矣國朝永樂初
樂山公重修斯譜而復自敘蜚山世系又加詳焉予復

奚言宋眉山蘇氏譜亭記有曰凡在此者死必赴冠娶必告少而孤則老者字之貧而無歸則富者收之其不然者族人所共誚讓也敢舉之以為后世子孫告

新里甲日録序

士君子之生世也出則憂乎天下處則憂乎鄉邦濟時澤物之心未嘗一日忘也紀家食幾二十年歴觀前代取民之制什一法壊春秋變而稅畝秦變而口錢漢變而筭賦唐變而兩稅宋又變而青苗寛剩費出無經徵

斂無藝而民之不堪命也宜矣國朝賦法民田不過五升官田不與征役視什一之法則又輕矣何氓百家之中衣食於稱貸者什九七八農家鋌叉在手釜甑已空顛躓逋亡版圖日削莫知其由近偶得里甲日録而觀之縣令黄時每甲直一月用銀二十餘兩十六圖一歲計之用銀三千餘兩悉皆庖厨之共妻妾之奉與夫過客來使權門饋贈之需而已至於祭飲科貢物料之類國典所載者率以一科十歲又千兩有畸夫以百六十

户之民而共三四千金之費欲免稱貸逋亡之患不亦難乎是雖黄流涸之慘然當時里正雄長射時吞噬亦不能謝其咎也今縣令彭君下車之初一念仁慈正吾民息肩之日第民風土俗未能周悉乎弟今年備名里正因會集同事澡神滌慮議定供應事目萃為一録自聖壽祀飲而下至於役夫什廩之徵量輕酌重分條類目上可以給公家下可以舒民困歲計用銀不滿五百每甲一歲出銀不過三四兩視諸往年則七八分之一

也録成呈白縣堂隨與里甲百四十户合盟以堅之以為一歳共需之則而田野之民欲永其傳請予題其篇端予嘗攷吾邑盛衰之蹟唐宋之盛譜誌所載不必言矣國初富庶不減于前尋值虎寇為災民耗大半宣德間縣令王公以救焚拯溺之心為改絃易轍之政起塗炭之民于枕席之上吾民立碑建祠報頌不衰近年則自枕席復推入塗炭之中是又猛於虎而虓於寇者矣同一法制也同一品秩也同一土地人民也趨向之不

同如是亦獨何歟孔子論治國曰節用而愛人邵子有言諸賢能寛民一分之力則民受一分之惠愚敢舉是為山氓祝

五十自儆序

居士生宣德癸丑閏八月自後歷十有七閏皆未有值是月者成化壬寅居士年五十歲且閏且值是月衆皆異之以為天人際會不偶然也至今日諸親朋攜壺觴為居士壽族衆子弟亦舉酒為壽居士難之曰丈夫生

世負天地萬物之責於身近則壽乎一家遠則壽乎一國又遠則壽乎天下萬世豈區區於一身之歲月也耶子弟晉而復曰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今日一身之壽實家國天下萬世之壽也子又難之曰古者百歲為上壽八十為中壽六十為下壽五十者何居諸子弟又晉曰五十中身之年也過則壽不及則夭是五十者雖未為壽實壽之階也子又難之曰五十未為壽汝輩曷為而壽之耶諸子弟未有以對居士為

之解曰汝等以居士少登科甲官近侍又得推恩封父母終榮養之樂居家約子弟禮法中無敢違越營祠墓有制度可觀清苦恬退之節頗見重於時事功又頗多於鄉邑居士之成立甚早也天地造化於人恒無全功固為壽之汲汲焉然汝輩之知居士者亦淺矣孔門十五志學居士少雖有是志焉三十而立居士則未立也四十不惑居士則未不惑也五十知天命居士則未知天命也孔門事業居士未嘗有一就者今雖去此無程

而進以補前功而循序其將求其成亦已晩矣汝輩何憂造化之窮耶昔衛武公年九十有五猶箴儆于國自卿以下至於師長士茍在朝者無謂我耄而舍我必恪恭於朝以交戒我汝等不能以此儆我顧欲舉酒爲壽耶諸子弟謝而退居士亦謝諸賔友謁祠堂追感悲酸者久之僉曰善哉先生之壽其亦異乎世人之壽也因書以自儆

臺類留行詩序

成化丁未春今福建提學憲副韋君同予校文南宮方出簾遂偕有提學之命是日同拜者七人三副四僉職銜雖重而與吏部都臺體統有關舊規參謁皆屈膝為容君時瑣幃子翰死迺曰禮貴得中今我輩以風化為職而先枉己可乎君曰然遂得免詘予嘗私幸與公之志同也既領勑予往兩浙南北屢遷君之東廣繼遷閩南訊候不相通者十有數年予乞恩歸掃始得邂逅于臬司翊日郊餞小敘契闊而已抵家未幾聞公有自陳

之疏八閩師生合章懇留君之去意益堅羣情莫申迺形於詩章寄贈别之名而示挽留之意蓋欲諷詠之間或有所歆動而解公志也仙類教尹佑等既裝成帙顓一生奉獻題之曰臺頖留行請序於予予用是而叩曰君作士於閩師生恩義正爾浹洽今日之去或有所激而然乎或比於義而然乎有所激則出處之機由乎人比於義則休致之期尚未至無一可者方今外服大僚惟提學之官以道德性命為心以禮樂詩書為業執

經而來者非良民之俊秀則京貴之子孫高者欲探羲黄之閫奥窺孔氏之門墻下者騁文詞以媒科目又其下者則魁貢譽廩得則喜失則怒而毁譽隨之非淵源之學洞鑒之明鐵石之堅鮮不為所困矣公之去志豈有激於此耶然公向既不詘于大則今不詘于此從可知矣夫幼而學壯而行老而歸仕途之律令也國制年七十許致仕令合閩師生挽留之切如是則聖天子崇儒惜才之意又可知矣此公之去志似未可决也姑書

之以爲臺類留行詩序

孝感亭詩序

天之生人不過是理與氣之流行人所得以有生者亦不過體其塞性其帥而已聖人盡性踐形則天之所以與我者渾然全具無少欠缺其積之盛而誠之至自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時合序鬼神合吉凶故喘息呼吸之間天地造化之理左右逢原觸之無不動感之無不應如庖羲之河圖神禹之洛書文之岐鳳武之丹書

皆理之常無足怪也學未至於聖人者能極一念之誠亦足感動天地如祥之冰鯉宗之冬笋攢之白烏甘露之類是也夫聖人之德全體之太極也學者之行各具一太極也感召之理不係乎德行之大小而係乎一念之誠與不誠而已祥宗之徒與羲禹文武固非等倫然其當時豈不知冰不可魚冬之不能笋與夫荒山之廬不可居邪但其一念之誠止知父母而不計其理之有無亦不顧其身之利害也身且不顧豈有意求知於人

而垂名於後耶苟有一毫求知垂名之心則其當時悲酸痛哭之意皆自為也非為父母也夫以父母之形軀易吾身之名譽其不孝之罪烏得而贖耶績庠有許生欽者家貧父歿不能葬殯于附屋之茅亭苫塊其側哀號所感祥物襍出南臺侍御郭君仲端守績時得狀書孝感二字以名其亭奉勑提學司馬君林君亦屢獎與之少宗伯康公學士程公皆有述作為之播揚邑泮諸大夫師儒歌章不下數十什其族子鄉貢進士魁為之

類次成編因仲端索題予既嘉生之孝得以垂後又悲生之名恐涉於求知也然君子有終身之喪生既見知於人去此之後朝思暮感寢食不忘一言一行務與天地造化脗合無間行不敢率易以虧辱其親積之既久則誠意周流無所不至如良賈深藏而珍寶自見君子若愚而德譽日彰微之賢士大夫於生又非盡於此而止也

遊武夷山序

成化癸卯夏五月予同侍御林貴實同起告中舟過武夷山下羽士數人出迎溪滸且請遊焉遂為易小舟輕帆短棹泝流而入時侍御眩舟不能從予獨與羽士一二人先往自一曲而上歷歷指點相告如羽宫之後屹然倚空者天柱峯也峯之西崖石上有霜翎朱頂如畫者仙鶴巖也峰之絶頂為龍洞其後為兠鍪二曲則鐵板障玉女峯旁有凌霄題詩諸題先賢遺筆在焉至如虎嘯嵒架壑船會仙試劍水樂諸石則三曲之山也宴

仙邑大藏鷄窠諸岩又四曲也又轉數棹羽士起謂予曰此五曲之山御茶園在焉園有先春殿龍井前為碧雲橋又少轉為晦菴精舍有隱屏接笋諸峰石室玉華諸岩又有丹爐藥竈釣磯鐵笛亭形跡宛然予入舍朱先生前徘徊瞻慕久之忽岩日西暝遂宿寒栖館中翊旦趣篙師盡余興灘甚險篙師舍篙而負羽士亦助其篙至六曲則有仙掌峰瀑布泉又有仙浴塘小桃源諸洞七曲八曲則有上水䲓石梯又有樓巖仙蜕具下水

黿猫兒諸石有如猛將者有如嬌女者有突兀如樓臺者有周匝如城壘者有聯飛者有劍削者竒形怪狀層見疊出顧盼不暇夫自一曲而上諸峰有高插天者有峭而梯雲者有呑吐起伏如龍奔虎踞者至如九曲則羣峰之頂又皆石田茆屋竹徑花塢悠然江村之趣絶與八曲不相似予因舍舟而岸穿徑緣陌而造野人之家游洽盡興返櫂而歸至五曲遥見一人肩輿逓邐巖石上且顧且指少焉下輿立石上如招如呼即而睎之

則侍御也因移棹往迎與入精舍如昨禮又同宿館中賡和櫂歌諸韻又翊旦侍御返肩輿予亦因故棹而歸聯騠至山下不覺神飄氣逸俯仰天地相為浮沉初不知山之非我與我之不為山也亦不知水之非天與天之不為水也既登岸侍御謂予曰此境不常有此遊不易得可無以紀其勝乎予以天下未嘗無山然不皆石也不石則不奇間有石焉又不皆草與木也不草不木則不秀間有石而草木也然又不皆水不水則不清間

有水焉又皆不如是之轉曲也不曲則不幽獨玆山也大而名世者三十有六小者千百不能計皆無不石者也石必呀𨫼多滲暗泉奇卉恠木襍出其間山之下皆環清溪深而潭淺而瀨澄澈清瑩寒氣逼人溪九曲曲皆環抱幽深可容栖息夫奇秀清幽山水之四德天下山水多不能全而武夷獨全之是宜騷人韻士戀戀不能釋于懷也雖然泰嵩生孔孟濂洛出周程武夷為八閩項背一脉為考亭九峰諸山在宋則晦菴先生而下

師友淵源真儒輩出再脉而為福為莆自宋至今人材愈盛不衰是山川固不負於人而古人於山川亦何嘗有負耶我輩今生於斯長於斯又得徜徉於斯其所以自處當何如耶故書之以告吾閩同志相與勉之毋貽武夷山川羞是為序

西湖文會序

成化丁未予同考禮闈繞出簾遂被命提學兩浙尋召入國學歷南都至今官今年春兩疏乞休致不蒙俞允

因請歸掃先行期於九月四日南京科道部寺諸官僚昔出禮闈門下者四十餘人闔席為餞敘座主門生之禮情味洽甚予以門座之禮多講於釋褐之日每衰於貴顯之後今去是時十有餘載諸生已躋顯秩猶於是拳拳在念可謂厚矣因於席上口占七言絶句一章以紀一時盛會諸生倚韻而和明日遂成卷帙名曰禮闈舊雅已巾笥自隨越旬日至杭三庠諸生謁拜武林驛舘執弟子禮甚恭盖半為舊日之在門者退而謀舉盃

以盡師生之禮意恐予行促不留因予年友之子鄭孟縉先達懇狀予曰昔在浙無教澤相及今去此已十年諸生之意勤不衰是即南都之禮闈也予何行之促耶至日諸生陳殽具舟泛於西湖之上更酬迭勸恩禮尤洽予因賦近體七言律四首諸生亦倚韻而和次日卷帙又成名曰西湖文會與前帙合収巾笥客中時一披展老懷為之頓開因併序之

東園文集卷九

東園文集卷十

明 鄭紀 撰

書

簡彭從吾

某昔在制中遠辱書慰報謝末由縈行間又莫能執轡相從愧感至今不釋近者顧辱手誨勤渠足見仁人君子不忘踈遠有如是也東廣之招曾聞之井庵侍御梅

嶺遠候誤愛之過也豈勝感佩近聞章薦陳公甫先生以人事君固大臣第一等事也然公甫當此之時子然衆咻之中脱如所請於大事恐未必有濟夫君子治世猶良醫之治疾當先其所急者竊意今之所急莫先於師道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治道備今師道頽圮教化陵夷可為長太息可為流涕尚何望於人乎何望於治道乎以今之人材治今之天下雖周召復生亦無如之何矣况公甫乎倘老兄於公甫移章薦之心為之

廣聚生徒尋省下開曠院宇禮致其中選民間俊秀子弟十二歲以上二十歲已下者授以小學之書使洒掃應對入孝出弟之教如寒之必衣飢之必食作止語默隨事體貼不徒付諸口耳之間則放心日收而大學之本立矣然後教以格致誠正之功修齊治平之道趨向既定由是拔長於短從有於無數十年之後薫蒸融徹五嶺之南豈但一公甫耶盖以今世父兄望其子弟與子弟之所自望者大則媒科甲小則諳簿帳而已初不

知吏有一種問學之若是者借使知之亦曰此古人之事我何敢為萬一有趨向近似者則羣然非短不至消阻淨盡不置也此無他君子德風小人德草居髙位者未聞有如是之風耳竊喜老兄今日以有為之才居得為之位且國朝舊有社學之制聖天子每勑諭提學憲臣必拳拳於忠信孝弟之條此又可為之時也遵依國典稍加潤澤使師生供具有所資給而於官司既無所費國法又無所碍日振月作朝鼓暮翼使其形銷跡改

而不自知則遠近見聞良心善性油然而生為父兄者豈甘棄其子弟為子弟者豈甘自棄其身耶所謂五嶺之南不止一公甫在此日也夫陽復於下則陰消於上自然之理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聖人之論蓋如是苟徒曰令之居官遠則九載近則三年薄書期會日且不足迂緩之談何日取功則非紀之所知也恃愛之深有此瑣屑倘賜采納亦或可以少助斯文於萬一焉人便謹此不宣

簡陳石齋

紀無似然每以見絶於賢者是懼天順丁丑始落第還家而西江吳徵君至莫由一見成化乙酉方得告歸侍而先生繼至又如之是豈賢者之見絶於某耶實某之自絶也近聞先生被徵不起某年幾半百已無意於世味繼此之事誠未可知茲因廣使之歸敬訊起居兼伸箋瀆某近與鄉之同志劉友子賢讀書雲洞山中子賢年三十有四以孝友稱於宗鄙者幾二十年矣質醇志

銳上偪古人某之昏愚多得箴砭然大方無涯時難捉摸先生特起東南海内爭趨洛閩之統續在今日紀未接半儀輟通簡札恐蹈瞽躁之愆然學孔希顔異世且爾況閩廣相去咫尺之間乎惟不鄙惠教幸甚

復岳蒙泉

某罪逆深重禍延先考蒙俯垂吊慰不勝悲感近依士禮已奉先柩附塟鄭林之世墓矣昨承手誨以白金四錠助喪足見仁人君子之用心也銘佩銘佩但禮有云

君子不家於喪故司徒旅歸四布今先人大事已襄復受是惠是家喪也謹用返璧惟君子愛人以德不罪是幸祗領盛念實與受均也使還謹此草草失次

奉少師劉先生

昔中行氏以衆人待豫讓讓以衆人報之智伯以國士待豫讓讓以國士報之豫讓特戰國人物耳尚知擇其所宜報況不為讓者乎某昔與教編修同自翰林出提學政時則有文康先生焉後入成均不才負謗賴執事

極口過譽代泄不平之氣所謂士屈於不知己而信於知己者是文康某之中行執事某之智伯也茍有聞見而不為執事陳之謂之國士可乎近者丘仲深入閣南都士夫知者謂主上重其才名不知者謂假以優偪楊廉夏鍭之疏知者以謂主上廣於聽納不知者謂喜其攻擊某嘗熟思之知者之言固是不知者之言亦未可必其全非也夫愛花必專封護衣必忌鼠仲深之名豈始顯於今日耶楊夏之疏豈異於張昇耶蓋化工無全

天道惡滿自古皆然執事之今日即文康之昔日也文康宣勀解綰之變其來蓋有漸矣且文康之事莫詳於執事不知是時亦嘗惜其不早見而預處焉否也惟以處文康於昔日者而自處於今日則周公不得專美於周韋賢不得擅名於漢矣昔歐陽公有言修平生名節被後生描畫殆盡惟有乞求退以全晚節豈可更俟驅逐真名言也某售知執事之深如是執事秉政久必不棄某於此地何苦不知避忌而强進是説蓋愛護執事

之名節有重於愛身故也執事倘不罪某之過言則趂
今實録已進聖體已安皇儲已建國家無事勇猛裁決
不必聞於家庭不必告於僚友不必謀於筮術俾進退
去就之間從容自由無些係累則不徒為一代之全人
而已若泄一言於外則迎合而阻格者不曰恩蔭之末
周則曰倚托之方隆不曰禄位之有加則曰耆年之未
艾斷無一人肯賛執事之决者終使異日士大夫歸咎
天地造化之靳乎人也豈不深可惜哉紀誠發於中不

覺狂妄惟虛心亮之不備

簡魏國公

竊聞古典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夫戎者選將練兵折衝禦侮千年宗社倚之以奠安四海生靈賴之以保障謂國大事固其宜矣祀者不過交接神明於俎豆之間而已顧迺與之同其大何歟殊不知天下之事有本有末有微有顯末易見而本難知顯易求而微莫測記曰祭者教之本也君子之教必由其本順之至也又曰祭有

十倫見事鬼神之道焉見君臣之義焉見父子之倫焉見貴賤之等焉見親疏之殺焉見爵賞之施焉見夫婦之別焉見政事之均焉見長幼之序焉見上下之際焉人君之治天下其有外君臣父子爵賞貴賤等第而別有所為耶故堯舜禹萬古之大聖也其傳受帝位一則曰格于文祖一則曰受終于文祖于神宗既類于上帝又禋于六宗又望于山川又徧于羣神其時巡方岳既柴望秩于山川又歸格于藝祖用特牲商人宗廟樂歌

謂以假以享我受命溥將自天降康豐年穰穰來假來享降福無疆文王象易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孔子曰用大牲順天命也周公作洛肇修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我太祖高皇帝掃平海内定鼎金陵既建天地壇以祀皇天后祇又建太廟以奉四世聖祖又建山川社稷諸壇以嚴報賽又建歷代帝王廟自伏羲以至元世祖又建開國功臣廟自中山武寧王以及畧地攻城大小諸將至於前代神祇有功民社者俱遷

祀于欽天山之陽建神樂觀以為演樂習禮之所設壇署諸官以主供薦之事養牲則有官旗看守則有廟户又設太常寺以總領其事所以興其頽而舉其廢作其怠而起其勤也夫古先聖王之尊崇祀典與我太祖高皇帝之敬奉神祇夫豈無所為而為耶誠以人君一身天地百神之主天地雖遠百神雖幽而神妙精靈洋洋乎上下左右之間人君嚴其廟貌潔其犧牲盛其服器備其聲樂萃其精神以享以祀以妥以侑則遠無不届

幽無不格幽明流通神人諧協天地自位萬物自育雨
暘時若寒暑不戾四靈畢至雖不陳師鞠旅訓卒練兵
而國祚自爾延長宗社自爾奠安是祀之一事非徒與
戎同其大而實又有大於戎也第以本寺所屬各處廟
觀俱是國初創造經今百有餘年如神樂觀演樂正殿
湮朽不支提調衙門回禄年久醴泉亭迺太祖高皇帝
敬迓天休之地已傾頹仆地御製碑文翳于草莽供祀
人員祭服梁冠七孔八裂舞衣履鞋不能蔽體臨祭登

臺污穢薰人又如功臣之廟開國元勲中山武寧王而下六王生平何等服用見今時享宰牲之所破席敝盖從祀武臣有凳無卓路人見之泚顙汗顔况生等受朝廷之付託乎近年禮部尚書耿奏准有遇祭之年先期修理匠工物料出於工部搬運雜役則出於衛所提調指揮見有姓名兹者本寺移文工部已備料匠矣内外守備已撥人搬運矣昨日忽承差到趙指揮來諭衛所無軍可撥只著本寺厨役幇助夫本寺役厨名額雖有

三百五十正統十四年扣減月粮逃亡過半見今在役不滿一百五十人每日太廟看趕鴉雀額占四十六名積年不動實在本寺供役僅有百名每月初二十二二十二日天地壇打掃三次每次盡數分遣且不勾用每十四二十九日太廟抹殿拾草二次每次三十五人每年孝陵懿文陵帝王功臣等十廟文廟司井等五祀中山王蔣廟等處更無旬月不祭如四孟之類多是雇人備役又每年八次進鮮赴京來回便是三箇餘月每月

南京太廟薦新不下二三次豈有一丁可以差撥他用且各役俱是北方遠人貧病相仍其中日間應役昏夜叫街者有之豈可重勞其力耶自古舉大功不惜小費成遠圖者不計近功執事自持節以來愛恤軍士有如父子市童巷婦靡不霑恩第於修理壇場不發夫役似乎重其末而輕其本明於顯而暗於微此則衛帥户侯之職若夫守備留都代聖天子主宰百神則不當如是也況兹役不過三五月工程可畢所費甚小所關甚大

倘賜采録悪然擬用不勝幸甚

與龎大叅

士君子之處世有如閉户者有如纓冠者時之所遇然耳生歸掃山中休䟽再上固不宜於纓冠矣然宋之大儒有言小民寃抑勢或可言則為言於上與之求直是君子之居鄉又不顓於閉户也竊以今閩人寃抑未有慘於軍伍之一事去歲兵部勘合有逃軍十分為率清出三分之例是葢剔𡚁警惰作新軍政之術非直謂不

問久近逃亡緊以三分齊之也邇者郭繡衣按閫欲立
奇功以徼顯擢故將十年里老加以必死之刑或婦翁
丁盡則報其女子名曰女婿軍或籍前軍後則考其譜
圖名曰同姓軍或買絶軍田産則受爭田之人首告名
曰得業軍朝㬙夕煉務足三分用是小民只顧目前性
命不計日後禍貽有將已子頂作軍身父名僉作長解
者有姪作軍身叔為長解者有兄弟二三名迭為軍解
者俱揑作鬼名塡批起解計鬼軍一名軍妻顧覔盤纒

糜費遠衛用銀六七十兩近不下三五十兩俱是該管里老鬻田賣子以求一時之生就中有出門而縊死者有中途而病故者有到衛而隨逃者批文未銷而清勾已到郡邑矣夫始欲苟延性命則捏鬼為人終而既登案籍須要以人代鬼歲往年續循環不已併里老之家丁户俱盡而根株猶未息絶此延建汀漳諸府長樂閩清沙尤諸縣皆將椎牛結甲以尋鄧茂七之故習幸而郭以病去其幾稍寢嗚呼危哉雖然郭之慘徧施於他

縣獨未及於仙遊郭去而應同知於莆仙二縣悉行郭公他郡之法而加慘焉且以父子叔姪兄弟迭為軍解者悉依鬼名造冊齎繳每日照名徧打起解道路鄉村哭聲振響以故聞執事按莆謂今日當道惟執事可以聞此言今日居家惟生可以此言進匍匐相率踵生之門而哀訴焉生查國初編籍仙遊一縣六十四圖六千四百餘户時抽充軍役計一千九百有奇大約四分之中一軍而三民也永樂宣德以來賦役重併虎瘴交災

人户消磨十去八九至正統景泰間只有一十二里天順間又將外縣流民附籍增為一十四里今合軍民二籍僅有一千四百户若以國初一千九百餘户之軍責備於今日雖闔縣人民盡解為軍尚少五百餘户況果如是則一千四百之户又能保得幾年而不盡絶耶生處閉户之時而受纓冠之託者即不忍寃抑之民無與求直圖生耳是以忘輕躁之罪而取汙賤之名亦所不恤惟執事其亮之倘肯采納一二承天恩浩蕩之後許

其自首前日揑鬼之愆改正文册從實清查則非惟一邑之幸實八閩之幸也非惟一時之幸實萬世之幸也臨楮汗顔不備

復張東白

某啟樊生至得知壽堂老夫人晚景勝常可喜可喜人生天地間此外無他樂也所喻內閣諸老相處區區無意於是久矣歸疏十餘上未奉俞允前月已將部印咨出再疏懇瀆倘得奉身而退與莆之故老結社林泉以

終餘年時先生偶未即起必道洪都以求易簀之誨便中同至武夷一遊尤所願也兩載不曾通問懶與拙耳勿罪勿罪樊生歸草此奉復

與費子充

天下大器未有速成而能堅久者歷觀前代洎國朝名臣碩輔莫不皆然賢友年纔弱冠才名冠天下世俗所志所學如是足矣區區以為上天生才之意必不止此嚮聞請告極慰老懷昨見令伯大人道不久將促裝且

喜且思賢友自休沐以來四五年矣尊甫夫人在堂晨昏饋奉之禮必極愛敬無少欠缺弟兄伯叔天倫當亦無憾此外不知所讀何書功程次第如何計必以古昔聖賢自期待而不安於世俗之淺陋可知也近世所謂儒者但以詩文相高尚既無孝弟以立其本是以於用世之學畧無所見一旦處以樞要其不誤天下事特偶然爾予往曾與羅一峯張東白約於武夷山聚首十年尋以彼此疊遭大故卒不果行至今猶有遺憾賢友當

可畏之年處進退之地天下大器當有待而無疑矣斯文瓜葛願望匪輕人便草率附此不盡

簡劉希賢

生與先生同沐聖朝作養之恩于今四十有五矣先生弼亮叅賛與國咸休生疎遠非才曾無寸補豈忍甘負國恩若是之恝耶第天之所生人之所稟各有定分不能皆齊今必欲强而齊之非徒無所容其力亦非知命之君子也惟先生愛人以德力為賛允俾生進退以禮

而養仕途廉耻之風則調燮化理之功豈居近日掠止修建延壽塔之下耶偶以陳黃門行附此懇切恃愛瑣瑣勿罪

簡馬少傅

士屈於不知己而信於知己古人有是論也昨者得侍都下屢辱誨言一則曰剛方太過一則曰豪氣太盛又與林亨大之書并其子庭棉傳示盛意無所不至不謂之知己可乎愧生不才弗克承受今此本之陳伏望懇

切覆題期以必得俞允俾垂死之日生還家鄉則成我之恩與生我者等矣兹以陳黄門行便附此懇懇并因之以面謝焉

與饒侍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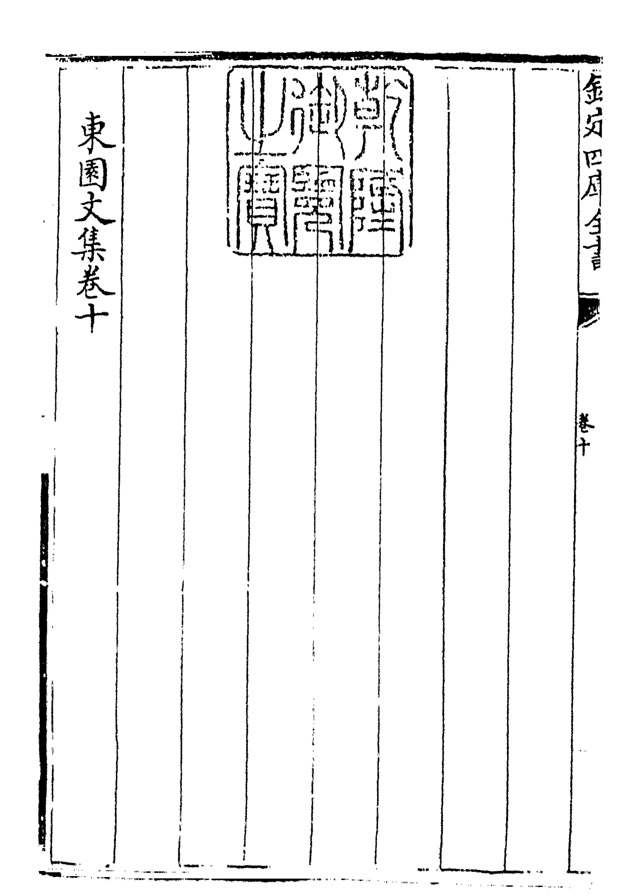
仙遊之在國初二十六里六十四圖以一邑之田給一邑之食人民富庶風化敦龎百餘年于兹矣近者消耗只有一十四圖田園地業半為莆有而其中一二名為大户之家者方且倚託京官各里皆立寄莊之户詭寄

粮米求免差徭存留在户者十無一二故邑之小民上年糧米不滿一石者不編夫馬今朋凑編排升合不遺上年山地之米不編今則地米一體編排葢均徭驛傳如舊而粮米優免日多是又以本邑小户之民而代本邑大户之差也近者行查詭寄以均賦役是仙遊小民千載之遇何大户之寄粮者既阻抑里書於下京宦之受寄者又陳告於上認為已業使小民莫大之惠竟落落也可嘆可嘆大凡詭寄田糧皆立正實文契印税干

證卒難辯理特各年召佃收租一事畧可驗耳然又繁瑣勞擾莫若只查寄莊之户是何名字莆田既已優免仙遊又免是一身而冒受兩恩一官而兼支二俸於理於法何如大抵寄莊實詭寄而立今若只查仙遊各里寄莊人户不拘田粮多寡詭寄有無但在莆者既免則在仙者一例不免詭寄之弊不待革而自無矣今均徭方編驛册未定正撥亂反正之時惟終惠以慰小民之望

復東白學士

紀再拜邇承來諭足見執事與諸内閣先生相愛之深然所以知我者或恐太淺也今聖天子孝敬精勤朝廷治安四方寧謐某以老朽之年蒙賜休林下無任感激若復出冒寵榮則為貪位嗜禄人矣朝廷亦何取而用之哉使還草此信謝并於晦菴木齋西涯諸老處道區區意幸幸歸田録一册附奉請教



東園文集卷十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東園文集卷十一至十三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范　衷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助教臣胡予襄

謄録貢生臣張丹崑

東園文集卷十一

明 鄭紀 撰

題跋

恭題南京守備太監臣陳祖生審録勅諭後

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必九州四海之外無一物不得其所然後有以盡仁者之量故舜繼堯而若上下草木鳥獸禹繼舜而鳥獸魚鼈咸若湯文之解網禁厲為

是故也蓋萬物之氣乃吾之氣一物失所則吾氣不貫氣有不貫則痿痺而不仁矣在物且然況於人乎臣伏覩弘治四年五月三日皇帝勑諭南京守備司禮監太監陳祖生審録罪囚有曰冤抑致傷和氣又曰詳察言詞旁詢知証毋惑浮言毋拘成案又曰務得實以全民命以稱朕好生之意臣紀謹拜手稽首颺言曰大哉皇言乎仁哉皇心乎其即天地好生之言萬物一體之心而為囚者求生道焉求之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矣

是故生固仁也殺之亦仁也此天地所以位萬物所以育氣無不和而四靈畢至舜禹湯文之治復見於今日矣臣紀何幸躬逢其盛敢再拜稽首用獻緝熙之祝

恭題宣廟御筆春草圖後序

古者聖帝明王之治天下也使草木鳥獸魚鱉咸若盖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氣象也臣拜覩是圖然後知帝王胸襟浩然無際此天地所以位萬物所以育也與且是圖作於丙午乃宣宗御極之初十年之內物阜民

安幾致刑措豈偶然哉豈偶然哉

恭題宣廟畫犬後

是物畜之最靈善解者盖以防虞警侮為職跳號捕噬是其材也今乃俛首帖身傴僂偃伏若無所事何也盖聖明之世邊塵不驚夜户不閉亦晦其材職以伺時而已然亦可謂吠形不吠聲也與

恭題宣廟御筆畫馬後

國子監生臣唐凱奉所藏宣廟皇帝御筆畫馬求題臣

紀再拜而言曰天下之馬伯樂一顧價增十倍彼但善
識馬耳凡馬遇之且如是況騏驥負千里之良而沐萬
乘濡染之恩者乎臣以是馬當無價也今四方無虞麋
閑縶散固可為國家喜亦不能不為斯良惜之

題蔡忠惠公茶譜

是録石刻原在邑坊張家予得其摹本相隨文笥幾三
十年矣往歳張遭回禄石刻已灰而摹本幸存予恐其
紙墨久而腐漶則先正之手澤自我斬也故梓以代焉

嗚呼四賢一不肖之詩傳頌筆吏不書溫成之碑有功人紀其復塘減税造橋植樹特緒餘耳況是録乎然君謨小楷朱子嘗稱其宋朝第一今吾邑所傳惟荔枝譜茶録二者而已荔譜已刻于郡評者謂荔譜結搆不如茶録之精嚴點畫不如茶録之遒勁亦或然也重君謨者不能不重於是録

題晦菴同年録

此有宋紹興十八年晦菴朱先生登狀元王佐榜第五

甲第九十人同年録也嗚呼紹興在宋南渡之初于今幾四百年矣其間科甲之録不知有幾而是本獨存于世狀元不知若而人王佐猶見稱于今殆必有故矣科甲果足恃耶茲以提學侍御王君明仲將梓以示南畿士子故著之有志于斯者尚勉圖之

書清源郡侯家譜後

此宋清源郡侯陳公世譜也公生南渡高宗紹興四年甲寅登孝宗隆興元年進士歷兵部侍郎敷文閣待制

提舉太平興國宫寧宗嘉定元年戊辰致仕累封清源郡侯食邑一千一百户卒嘉定十四年辛巳又三年癸未葬留坡山之麓紀昔在翰林告中曾同其裔孫靖安司訓機屣謁墓下今弘治己未復得登拜因按譜圖追考歲月公生先子三百年致仕之年七十有五退居田里之年十有四卒之年八十有八歷官久故政聲譽望滿朝廷歸田久故題咏墨跡遍鄉郡屏山去留坡未四五里故得兩謁公墓而詳公之歲月如此因誌之以起

陳氏子孫之善繼與後人之視今者云

書陳士賢靴章後

方伯陳公士賢予同年友也公台人剛介清儉之操海內士夫無不敬慕論者獨以為矯激太過似乎沽名予昔行部至台祠公于鄉賢台士亦有以是私議之者予折之曰行善而名隨之聖賢不惡也惟有意行善以取名則不可耳然亦必有善而後可以得名未有無善而得名者汝但考其行之善與不善耳得名之由奚必計

焉苟行善可以得名誰禁汝勿為耶士議乃息雖然使天下皆公難為聖賢之中正使天下無公難為世俗之卑汚然則如公者在聖門當進之在後世當仰之嗚呼天下烏可以無公哉

跋終慕圖

予以子於父母一體而分喘息呼吸氣常相通黔婁父得疾而驚蔡順母噬指而悟氣體流通初無間隔人子思慕其親豈可以他求耶如吾之四體父母所遺也則

足容必重手容必恭焉吾之兄弟父母所生也則兄友其弟弟敬其兄焉祖宗父母所尊也子孫父母所親也則敬其所尊愛其所親焉由是充之近而宗鄰父母遺澤之所被也則恩禮相將使其稱孝而稱弟焉遠而天下父母之同胞也則居官臨民使之老安少懷各得其所焉如是則自身而家而鄉鄰而天下凡吾身之所接皆父母之可慕也又何以圖為哉雖然由乎中固所以應乎外觸於外亦可以感其中古人有聞風而哭者望

雲而思者則是圖未必不為慕親之一助也

跋肅軒壽圖

箕疇恭作肅魯論仁者壽聖人之言各有所指然合而觀之肅則整齊嚴肅之謂仁則心存而不放之謂疇之肅仁之見乎外也論之仁敬之存乎中也非敬無以為仁仁者未嘗不敬合仁與敬則天宇湛然萬境澄澈故不經不舒無餡無乘自然血氣循軌精神內固彭鏗李耳不足言矣東白學士肅軒之友也其得此者最深

子將與之敎此以壽天下又未知肅軒能相從與否也

說

蒼鷹擊黄狐說

天之生物品別類分羽者飛毛者走各正其性命而不相通蓋理同而氣異也其氣既異則形聲動息嗜惡之類皆判然不相干矣鷹以羽族而擊狐狐以毛族乃不能辯其非類而甘受何也鷹武禽也狐妖獸也武者正妖者邪邪不可以敵正況鷹以搏擊為職者耶苟見狐

之妖而舍之則天下之獸皆狐矣如職何豈論其族類之同異乎已也哉雖然今日一狐明日又一狐鷹有限而狐無窮亦未見其可也然則為鷹謀者如何狐族之長有麟焉性最仁厚百獸宗之鷹若狀狐之行以訴之麟麟將有以處之焉苟號於百獸曰吾族有狐汝知之乎汝等今見狐必搏而噬之以告於予毋使鷹之侵吾族此策之下也集百獸於郊藪伏狐於前聲其罪示以搏噬之威俾其呼羣引類自相悔悟以反邪而歸正此

策之中也以吾仁厚之德出應王者之瑞趾角之風由閨門而及天下心正氣和薰蒸透徹俾兩間位育鍾靈孕秀舉毛之族皆麟之性山林之間欲求一狐而不得此策之最上也嗚呼此豈所以責鷹也但可以告麟爾然鷹亦不可因麟而廢其職

陳氏三子說

禮子生三月而父名之及冠而賓字之字者所以敬其名而責以成人之道也其禮不亦重乎建德邑慱陳君

伯宣名其三子長洎次曰淮三曰漢冠期有差雲南憲副林君待用以賓禮字洎曰若濟盖取濟人溱洧之義也淮曰若導盖取導淮自桐柏之義也漢曰若宗盖取江漢朝宗于海之義也皆未有説兹者伯宣秩滿來京廼請於予予謂以乗輿濟人仁者之事也仁雖急於濟人其本在於仁身心純乎理而無人欲之私斯可謂之仁矣順水之性而導之而行其所無事智者之事也智雖善於處事其本在於格物致知以明其理俾方寸之

間灼有定見斯可謂之智矣江漢朝宗于海猶諸侯同宗于王忠者之事也忠雖主於事君其本在於存實理於心而無虛僞以襍之斯可謂之忠矣雖然消也仁苟未能明夫理則昧趨向之路而惑於他歧而仁無自進淮也智苟不能體夫理則私欲間斷而所知爲徒知也漢也忠苟非智以知之仁以體之則斯理何由而實存諸心耶夫學問之功必由師友以成三子於父有師道於兄弟則同胞之友也家庭之間合命名與字之義講

習交資互益使所知所行之理皆實於已則成人之道備矣他日相繼出而世用於濟人於處事於事君舉此而措之耳夫何難遂書之以為三子終身規

贊

大司徒王公軾公服圖像贊

天之生材也不偶其處之也亦不偶昂昂司徒造化之友赫赫中丞霹靂之手其神釆也氷玉之清其貌狀也山岳之厚髯掀霜雪寒氣吐蛟龍吼胸藏百萬甲兵帝

錫九天印綬屹矣李世勣之長城凜然周亞夫之細柳
威望趙充國頡頏勳猷寇萊公先後中國倚爲重輕外
夷問其安否功銘彛鼎也常存名垂竹帛也不朽嗚呼
如公之人其都將相而享期頤豈但身世之榮寔維邦
家之壽

太常卿陳公音畫像贊

神完氣充海涵春育背盎面睟春臺玉燭安重之態儼
然可尊和厚之容藹然可掬一舉鹿鳴登金步玉侍講

經筵從容啟沃奉常南都百神是屬欽容對越洞洞屬屬其處已也早以自牧其接人也不立邊幅惠洽鄉閭恩覃宗族志在簡編教存棫樸出詞吐句不雕不琢仕歷三朝荐沾寵渥業傳二子同登科目人皆知公居常處順廓然有容不知摧奸折暴鬪者頸縮是盖天之賦予者厚公之涵養也深宜其生前也有譽有福其死後也以嗣以續

封太常博士李公畫像賛

汾山降神泮水書紳文章科甲盡付後人青衿錦服曰
惟此身我忝烟婕助寫其真

尹教授畫像贊

體之豐貌之恭乃輯乃雍禮度舂容志之勉學之0一
嘘一吸文星昭灼神之愉氣之紓靡縱靡拘仙溪師儒
中之悅外之樂載瞻載盻劍州郡博

蘇巡檢畫像贊

矍然之形其德孔良闇然之色其中日彰蚤奮志青燈

之下隨邁迹紫微之堂握省篆觀國光分巡羅之符精鑿摘之方半文半武一弛一張宋祖召還蜀中俊傑景德封事武勇明强正風雲之際遇躭山水之徜徉草亭石沼謝其兵甲芒鞋竹杖代我冠裳噫若人也真可繼令尹百年全節發運使千古之餘芳

外舅黄公畫像贊

其神休休其氣悠悠不吐不茹匪剛匪柔蚤奮翮於霄漢晚正首於林丘廣右海南德政多留龍池席麻鄰好

兩脩琴罇自適杖屨優游有子與孫克紹箕裘嗟我外舅樂且無憂

陳經府贊

其重如山其温如玉如松之茂如蘭之郁蜚山鍾秀泮水樂育抱藝南宮大庭首録撟門馳聲松江贊幕投紱歸來于蜚之麓有子有孫且耕且讀觴咏優游萬事自足噫進則事君退則善俗而今而後仙溪後生小子孰不仰先生之芳躅

東園年五十自賛

前爾十年孔門絶望夫見惡者適爾之年蘧氏自知其往行之非後爾四十五年武公求交戒於國噫非孔無以勵爾志非蘧無以寡爾過非武無以收爾功爾其受戒知非以去夫人所惡庻無愧乎爾容

東園文集卷十一